

983

伟人百传

伟 人 百 传

第 十 八 卷

主编：侯书雄

李 嘉 诚
本 田 宗 一 郎
艾 克 卡
松 下 幸 之 助
哈 默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李嘉诚	(1)
多难少年 顽强打拼	(1)
走入商旅 初放光芒	(16)
土地战略 如日中天	(35)
谋略胆识 再创佳绩	(49)
回报故乡 创建汕大	(74)
亿万缠身 心系祖国	(94)
本田宗一郎	(107)
年轻致胜 决战商场	(107)
抢占先机 创立品牌	(127)
个性奇特 经营有策	(140)
当机立断, 扩大市场	(162)
搜罗人才, 不断攀登	(180)
艾克卡	(193)
求学时代 孜孜不倦	(193)
福特公司 初试身手	(197)
“野马”汽车 成就不凡	(205)
位极人臣 一朝权失	(215)
克莱斯勒 摇摇欲坠	(224)
重振雄风 迎接挑战	(235)
政府贷款 釜底抽薪	(240)
面向未来 精忠报国	(253)
松下幸之助	(259)
勇于开拓 敢于冒险	(259)
成事在天 造就松下	(277)

目 录

mu

li

洞察危机	转败为胜	(285)
不断创新	满足顾客	(303)
培养后代	继往开来	(313)
哈 默		(323)
百万富翁	学生从商	(323)
死亡之旅	初识列宁	(327)
节节胜利	告别列宁	(336)
苏联铅笔	巴黎珍玩	(340)
威士忌酒	安格斯牛	(350)
西方石油	财富源泉	(369)
东方使者	西方神话	(379)

李嘉诚

多难少年 顽强打拼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农历六月十三日），李嘉诚就在这块土地上出生，这块以历史悠久，人文发达而著称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广东省潮州市的一个书香世家里。

潮州市位于粤东潮汕平原的韩江中下游。境内的地势北高南低，辽阔且肥沃的韩江中下游平原横亘市区内、中南部，并因北有金山、东有笔架山、西有葫芦山，而浩荡如海的韩江绕廓南流，于是便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护古城的壮丽且奇特的图景。

古代的潮州濒临南海，自隋朝以后，便因其“潮水往复”而得名“潮州”。据传说有凤来仪，又因其寓意吉祥，故而潮州城常常被人们称为凤城，凤栖楼。

自古以来，潮州便是历代郡、州、路、府所在地，粤东地区的政治统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中心。

潮州市是由东晋咸和六年（三三一年）开始建立的海阳县演变而来的，距今约有一千六百五十八年的历史。义熙九年（四一三年）立义安郡，设郡治于海阳县。从此，海阳县成为各附郡首县。隋开皇十一年（五九一年）在原义安郡辖境治州一级行政，称为潮州，取潮水往返之意。尔后，州名几度变易，唐代曾一度改称潮阳县。元朝也曾一度改称为潮州路，延至明代、清代改称为潮州府。民国初年，曾在此设立潮州安抚使，潮州军务督办。

当时的潮州村落位于偏僻地区，音讯传递阻隔，因而形成得天独

厚的宁静地带。各乡居民多为福老、客家、本地土著以及大批南徙移民，但他们都以同姓同族，聚为村落，敬老孝祖，各自为政。

李氏家族自一世祖李明山起在这块土地上居住了约有十代。其中经历了二世祖李朝客、三世祖李子坤、四世祖李仲联、五世祖李世馨、六世祖李克任、七世祖李鹏万、八世祖李起英及李晓帆，传至九世有李嘉诚之伯父李云章、父亲李云经、叔父李云松、直至孝嘉诚恰居第十世。

李氏家族可以说是书香世家。李嘉诚之曾祖父李鹏万曾经是清朝年间每十二年选拔一次的文官八贡之一，且一时传为佳话，当年门前还有三米高用于插贡旗的碑座。因其家族人士治学风气甚浓，知书识礼、学问渊博，在乡村之中颇有名望、颇受村民尊重，故地位极高。

李嘉诚之祖父李晓帆是清末秀才，伯父李云章远渡重洋、负笈扶桑，并在学有所成之后，毅然回国，曾在汕头当地方检查官，后回归故里，在金山中学任教务主任。叔父李云松小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在当时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受聘于隆都后沟学校当校长。

李嘉诚之父亲李云经从小聪颖好学，并且因为能够刻苦钻研，每次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成为治学成风、望子成龙的李氏家族中的佼佼者。

李云经十五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省立重点中学——金山中学。毕业后因为家境十分贫寒，无法继续升读大学，只好应莲阳懋得学校之聘，任教多年，期间深受师生爱戴。

由于时势艰难，家境仍旧窘迫，李云经无奈之下，弃教从商，并远渡重洋，前往爪哇之三宝垄，在一家潮人所开设的裕合公司当店员。不久再因时局动荡而回乡，在潮安城内一家恒安银庄出任司库和出纳。之后不久，战火纷飞，经济十分萧条，银庄被迫倒闭。李云经再度受隆都后沟学校聘请，重执教鞭。

一九三五年春，李云经转往庵埠（今彩塘）宏安，被聘为崇圣小学校长。

二十年代，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并纷纷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特别是发展到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上半年，随

着一系列不稳定的经济增长，使得垄断资产阶级陶醉于“永久繁荣”的高歌声中。尤其是美国统治者，大肆号称美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将从此消灭贫困和危机。正当一片欢呼声步入高潮的时候，一次空前的世界性经济灾难降临了。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而由新旧军阀控制的政府各霸一方，在不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进行激烈的争斗。

但是，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崩溃；中国时局的动荡不安，对于遥远而偏僻的潮州震动不大，这里的人民仍然安静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偶尔听闻一些关于外面世界的一些情况，但那也仅仅局限于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襁褓中的李嘉诚，仍依偎在母亲温馨而安静的怀抱里，在吮吸母爱的汁液来充实他幼小的生命。

婴儿时期的李嘉诚，就常常让他的亲人们惊诧不已。仍在襁褓里的他是那么小，小得让人对他格外小心翼翼，害怕碰碎他的生命。然而，相比之下，他那高高的额头，一双黑亮的眼睛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以至于那些疼爱他搂抱着他的亲人们、乡邻们，都常常忍不住爱怜地呵护他：“阿诚呵——大头诚哦！（大头：意即聪明，将来有骨气。）”

走出面线巷

美丽而幽静的潮州宛若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仍旧像悠长、丰富的韩江水，在属于自己的日子里，从容地流逝自己的时光，并且，仍旧在宁静和祥和的氛围中生存着、成长着。

李嘉诚就在这块土地上快乐地度过他童年的时光。

作为李氏家庭的第一个儿子，亲人们总是让李嘉诚感到他是多么重要和必不可少。即使因为生活的缘故，即使因为很多事情在忙碌或者烦恼，但对于招人疼爱的小嘉诚，亲友们总是似乎有不完的时间去关心他。

也许因为这个时期的他得到太多太多的呵护，得到太多太多的爱

心，直至今今天，六十三岁的李嘉诚仍旧十分怀念这段迷人的时光。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与他亲密无间的，沉稳而富有涵养的父亲，是如何常常忍不住紧紧地抱着他（并且抱得很高），是如何常常忍不住地告诉他，他是父亲的骄傲，有他这个儿子是多么的自豪。

从五岁开始，李嘉诚就在潮州北门观海寺小学开始他的学子生涯。这是一所简陋得无法再简陋的学校，所有的财产就是斑驳的黑板和粗糙的课桌。虽然当时已经是一九三三年了，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似乎拍打不上潮州的堤岸，在这地处偏僻却文风鼎盛的地方，学生们所学的仍旧是“之乎者也”的传统文化。

据说这里有一个传统，大凡书香门第的子女，必须品学兼优。特别是李氏家族的子女，或者来自家庭的熏陶；或者来自周围环境乃至学校的压力；或者他们身上本来就有刻苦好学的遗传因子。反正这些学子们，无论是大人或小孩都勤奋学习，并且都暗暗地相互竞争。

在这个和睦的大家庭里，有一个面积虽小但藏书却非常丰富的小书房。童年时期李嘉诚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块狭小却辽阔的天地里度过的。每天放学回家后，他就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悄悄飞进他的小书房。他太爱看书了，书多好，那么详细地告诉你许多你从来不曾知道的东西，那么认真地教会你做人处世的道理。书真好，看书太好了。李嘉诚这样想着。

在这块治学之风盛极一时，富极一时的土地上，不言而喻，潮州祭孔的习俗是非常隆重的。

祭孔首先是规模宏大的乐礼，如祭祀时奏乐的乐器就有革部（鼓）、金部（钟）、石部（磬）、丝部（琴瑟）、竹部（箫、笛）、匏部（笙）、土部（陶制乐器）、木部（木琴、板）八大类，总共有一百多件。而且，祭祀的仪规也相当繁复，根据不同的仪式就有初献起舞、再献起舞、终献起舞等等。

特别是学生祭孔，更是非常流行的了。小学生入学那天，要举行“进孔门”仪式。家长要给孩子做三道菜，一道是猪肝炒芹菜，一道是豆干炒大葱，另一道是鲮鱼，取自潮州话肝与“官”、葱与“聪”、芹与“勤”谐音；鲮鱼眼睛特别明亮，给孩子吃鲮鱼意思是期望孩子

聪明伶俐，勤奋读书，将来出人头地。

吃过这几道菜，家长就会带领孩子到学校，在孔子灵位前供奉一盘“明糖”，教孩子焚香祭拜孔子，请求孔圣人收为弟子。这样，孩子就算进了孔子门，就会有好发展、好前途。

李嘉诚五岁入学那天，父亲就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进孔门”仪式；母亲边让他吃这三道菜，边告诉他其中的道理。从此，李嘉诚心里就有了一个不辜负父母的期望，现在勤奋学习，将来要出人头地的心态。

大凡有志之人，无论年长、年幼，只要心里一旦有了宏大的目标，就会有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和永不气馁的行动。所以李嘉诚一有时间就躲在小书房里，如痴如醉的看书，海阔天空地考虑他的问题。即使有很多书他不能看懂或者似懂非懂，但他仍能够凭着他天赋的聪颖去领悟，以及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嚼得津津有味。

直到今天，李嘉诚七十八岁的表兄、退休的老校长李嘉来每每回忆当年的情景，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叹不已；就会觉得过去的一切恍如昨天发生一般的回到眼前；就会觉得当年那个清秀而且聪明可爱的小表弟，像从前一样地央求他解释一个又一个他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

“嘉诚小时候读书最聪明，平时教他行为规范、做人道理，这些事情一讲他就懂，懂了就做。”

老人常常这样对他身边的朋友们讲述当年的李嘉诚：

“别看嘉诚年龄小，读书却异常刻苦。我看见好多次，他在书房里点着煤油灯读书，很晚很晚都没有去睡。”

充满吸引力的小书房，占据了李嘉诚心灵的空间，使他始终感受着生命的宝贵、生活的温馨。

看书越多，他越感觉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便越是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

在书房小小的天地里，李嘉诚常常做着博学及第、衣锦还乡的好梦，他对那些精忠报国的有识之士敬佩不已。

在这块奇特而神秘的天地里，他认识了“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的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他那种“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风亮节深深打动；他也认识了有冲天豪气的岳飞，李嘉诚完全沉浸在他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情操里。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这片宁静的土地，开始蹂躏这片土地上善良而勤劳的人民。整日整夜，日本人的飞机对着潮州地区狂轰滥炸，整个潮州地区如同灾难中的中国一样，处在生死存亡之中。

这时候的李嘉诚正随父转入崇圣小学读书，这一天刻在李嘉诚的记忆里，这是李嘉诚在家乡崇圣小学上的最后一节课，这是一节历史课。李嘉诚深深记得历史老师是如何含着眼泪告诉同学们，此时的中国面临灾难，什么叫做国家的耻辱，什么叫做民族的衰亡。李嘉诚忘不了历史老师嘶哑的哭音：

“同学们，我们不要做亡国奴啊！”

从崇圣小学转入郭垄小学担任校长的父亲，这几天刚好从郭垄返回潮州休息，潮州沦陷之后，日本人到处烧杀奸掳，无恶不作，一切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战争的威胁笼罩着失魂落魄的人们。即使潮州与郭垄近在咫尺，父亲却再也无法取回留在郭垄的行李。整个潮州城内的人们开始四处投亲靠友，往农村、往偏僻的地方走，以图生存。父亲带着一家大小随着逃难的人流躲到松坑的一个亲戚家里。即使是这样，还是不断听到从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声；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肺的哭音，以及看见不远处整片整片的村庄被烧成猩红的火海，甚至烧红了低垂的天空。

李嘉诚颤抖地、非常恐惧地注视着这惨痛的一切，特别让他毛骨悚然的是，经常在夜半更深的时候，突然听到那些受过极度惊吓，甚至神经失常的幸存者凄厉的惨叫，每当这时候，李嘉诚总是抱着双腿坐在床上，凝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他不止一次听到过大人们在一起的议论，从而得知日本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岛国。他想起以前曾经读过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的故事，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就应该失去家园，惨遭屠杀。

在这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每天几乎都有惨不忍睹的血腥，惨不忍闻的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各种行径。因为战乱而失业的父亲，眼巴巴地看着全家人都在打疟，居然无钱买药来医治，且全家人的生活也从此毫无着落，心情十分沉重。

就在这个时候，从后沟传来了祖母惊吓过度，突然去世的消息。虽然祖母不是直接死于日本人的枪炮之下，但她却是因为连日不断的枪炮声、尸横遍野的惨象所带来的恐惧而去世。这是李嘉诚第一次接受深爱的亲人死于战乱的事实，他非常难过，也非常气愤。国难家仇，亲人的离逝，深深地震撼着成长中的李嘉诚。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是四季如春的潮汕地区有史以来最肃杀、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李嘉诚一家人开始了真正的背井离乡，准备逃离战乱，前往香港。

一九四〇年初，经过大扫荡、大屠杀之后，日本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包括上海的一些重要城市。

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主要兵力又集中在城内，所以日本人在潮汕地区一带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

但即使是这样，李氏一家还是不敢贸然在白天行动。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选择极少人走的崎岖山路。

李氏一家人手牵着手，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进，身上不少地方被荆棘划破也不敢哼一声。在爬过日本人的警戒线时，父亲和母亲紧紧地拥着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

在赶到归湖坐船的时候，只有一只破旧的小舢舨船，船老大也惟恐被日本人发现，故异常谨慎地慢慢地划着船，到达对岸时，天刚朦胧亮，父亲不敢久留，稍一整理又继续上路。

就这样，李氏一家冒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杀的危险，躲着不时而来的冷枪热炮，爬过一道道封锁线，步行十几天，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香港。一家人就寄居在舅父庄静庵的家里。

像所有经历战乱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人们一样，潮州沦陷，迫使父亲带领全家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香港另谋生路。如果不是战乱，如果李嘉诚不来香港，如果没有接踵而来的种种不幸，或者直到

今天，李嘉诚仍在他的家乡潮州度过他受人尊敬的书墨生涯，并过着平凡且清贫的田园生活。然而，命运使他们走出了面线巷，开始了李嘉诚生命中第一次置生死于度外的奔波流徙，使他走出了象牙塔，步入并改变他沧海桑田般的历史，使他得以大显身手地驰骋于国际商界，以及成为芸芸众生中的英雄豪杰。

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界的奋斗生涯中，李嘉诚是以他的能力而不是仅以他的财富，向世界显示他的价值，向人类有力地证实他的价值。

走出狭长的面线巷，李嘉诚开始经历他生命中第一次刻骨铭心的转折。

嫩绿的涅槃

寄居在舅父庄静庵家里的李氏全家，像世界上所有岌岌可危的家庭一样，犹如汪洋中的一条小船，面对弱肉强食的香港社会，只有无能为力地听任随时而来的狂风暴雨冲击、惊涛骇浪的摇摆，做苟延残喘地挣扎。

一到香港，李嘉诚就发现什么都不对了，这个世界完全不像他的家乡，这里的人们也不像潮州家乡的人们那样敦厚、质朴。年少的李嘉诚开始感觉到这是一个“金钱至上”的世界，即使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显得十分淡漠，大家都在“搏命”；都在“搵钱”。一贯与父亲一起享受博学多知、受人尊敬滋味的李嘉诚敏感地发现：这个地方要人尊敬你的不是知识而是金钱。于是，李嘉诚内心开始有了一种倍受冷落、伤害的失落感。这些问题，他没法也不敢去问一直在为全家生计而奔波操劳的父母，他只是暗暗地、伤心地想着这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呢？还是世界真的变了？

尽管有纠缠不清的困惑，李嘉诚还是没有失望，没有失去信心，他还是充满斗志地实现自己学业的理想。

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李嘉诚进入香港的中学继续初中学业，开始比较正规、系统地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接受殖民主义教育。

从潮州的传统文化到香港的殖民教育，无论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或教育形式上都有天壤之别。

这里使用的几乎都是英语教材，使李嘉诚复杂的内心世界又增添了一份学业上的惶恐不安。虽然功课困难重重，但是，对于生性倔强且做事从不半途而废的李嘉诚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挑战。

李嘉诚起早贪黑，抓紧点滴时间补课，或许因为他有天生的敏锐头脑，过人的记忆力，渐渐地，李嘉诚终于跟上了班上的学习进度。

然而，正在李嘉诚踌躇满志、刻苦学习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不幸再次降临到李氏一家人的身上！

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因为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一边照顾生病的父亲，一边拚命温习功课，他知道父亲是为这个家累病的，他想学业有好成绩，使父亲高兴。

贫病交加，卧床不起但一心负籍桑梓的父亲，视李嘉诚的学业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为了不使他失学，父亲偷偷将自己的药钱积存下来，供李嘉诚读书，由此而来，父亲的病愈拖愈重，李嘉诚至今还记得，自己每次去医院给父亲送饭，父亲不是抱怨太多、太好，就是将饭盒中惟一的一点青菜塞到李嘉诚的嘴里。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嘉诚一家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贫。两顿稀粥，再加上母亲去集贸市场“收集”来的菜叶子便是一天的美食。这时候，李家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生存的惟一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希望他快快病好；病好了便能教书，李嘉诚一家的生活就有着了落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父亲居然没能顶过那年的冬天；更没想到一心苦读，为争得好成绩使父亲开心，使父亲病情好转的李嘉诚，从此不得不含着眼泪，万般无奈地结束了他的学子生涯。

那些白手兴家而成大器的人们，无论是祖辈或者父辈，必然在他的心灵深处曾经鲜明地感受到一种预兆；必然受到一种足以强迫他们克服种种消沉懈怠的力量驱使；必然能够满足他们去想象未来环境所激励而来的目标的实现。只有这样，才使他们不惜破釜沉舟地奔赴他们所希望的那方乐土、那种环境；从事他们认为能给他们带来“点石成金”效果的移民。

也许，正是受这种不可知力量的驱使；正是希望有一个能解脱贫困，带来财富的环境；正是希望这个新的环境能有机会让他们的孩子实现成就大业的目标。世界著名企业家、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父亲才下定决心，变卖他们仅值不足二十英镑的家产移居美国。

至于李嘉诚的父亲，当年冒着一家妻小的生命危险，举家南移，漂泊香港，是否有以上原因或者动力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他的家境相当贫寒，在李嘉诚的祖母去世时，前去奔丧的父亲，所拿出的全部家财只有一块银元。这个正直善良的中国男人，空有满腹威国振邦的宏图壮志；空有满腹兴学育才的百年大计，然而命运却使他无法实现安葬母亲及承担养妻活儿的责任，他只好与弟弟李云松在母亲的灵前，抱头痛哭。

潮州沦陷之后，城内商店纷纷倒闭，学校也被迫关门，前途渺茫的阴影像一座黑压压的大山般沉重地压在李云经的心头上。失去家园的困境，使得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以及望子成龙的心愿。虽然暂避在亲戚家，但一向清高，受人尊敬的李云经，自然难以忍受长期寄人篱下的苦楚。而三十年代末期的香港，虽然处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大中国一片战乱且人心惶惶的非常时期，却幸运地获得了相对的宁静和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间。中国的大量游资和人才，成批地流入香港，不仅为香港轻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刺激了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这或许给李嘉诚的父亲带来了复苏的希望，使他果断地决定，不顾一切举家南徙，辗转到香港来寻求一条生路。

然而，洪水猛兽般的香港，决不是想象中的乐土，不到三年时间，就狰狞地吞噬了李云经正值旺年及弥留之际仍在想着返回家乡兴学育才的生命。

身为长子的李嘉诚，再也等不到他所需要的，他所爱戴的父亲；即使他力不支体，哭天呼地，他的父亲还是永远的离他而去了。

直至今日，李嘉诚仍然记得父亲临终前把他叫到床前，用骨瘦嶙峋的双手，抚摸着含着热泪的李嘉诚，哽咽着说：

“阿诚，这个家从此靠你了，你要把它维持下去啊！”

李嘉诚含着眼泪，咬着快要出血的嘴唇说不出话来，只知道紧紧拉着父亲的手，拼命地点头。

父亲与儿子泪流满面的深深凝视着，他们彼此都明白，为了维持这个家，接下来就意味着李嘉诚即将告别他的学子生涯，并且要投身到香港社会，开始像父亲一样打工挣钱，像父亲一样养家糊口。奄奄一息的父亲想到儿子是优秀的学生，将要从此中断，而且接下来进入社会所必须面临的险恶环境，不禁泪如雨下。父亲艰难地喘息着，用尽力气抓住他的儿子，他的寄托，他告离人世间的最后、惟一的希望。

“阿诚，阿爸对不住你……”

直到离去，父亲嘴里还在喃喃地叮嘱李嘉诚要有志气、好好做人。

一九四三年的冬天对于刚刚失去父亲的李嘉诚来说，是十分漫长的。

这个冬天深深地刻在李嘉诚的记忆深处，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

那种冷，那种渗透他柔嫩、幼弱的身躯，由肉体达至心灵深处的酷寒，使他觉得整个世界像一座巨硕且黑暗的冰窖，似乎人世间的最后一丝热气也被父亲带走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李嘉诚还是必须咬紧牙关、鼓足勇气，他希望自己能够带领全家平安地度过这个肃杀凄凉的冬天。

为了安葬父亲，李嘉诚含着眼泪去买坟地。

按照当时的交易规矩，买地人必须付钱给卖地人之后才可以跟随卖地人去看地。

卖地给李嘉诚的，是两个客家人。李嘉诚将买地钱交给他们之后，便半步都不肯离开，坚持要看地。

山路出奇的泥泞，不时有夹着雨点，寒意逼人的北风扑面而来

……

仍旧沉浸在失去父亲巨大的悲痛中的李嘉诚，想这连日来和舅父、母亲一起东奔西走，总算凑足了这笔安葬父亲的费用。想着自己

能够亲自替父亲买下这块坟地，心里总算有了一丝慰藉。

这两个卖地人走得很快，李嘉诚一步接着一步地紧跟不舍。然而，不幸的是卖地人见李嘉诚是一个小孩子，以为好欺骗，就将一块埋有他人尸骨的坟地卖给他，并且用客家话商量着如何掘开这块坟地，将他人尸骨弄走……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李嘉诚听得懂客家话。

李嘉诚震惊地想，世界上居然有人如此黑心，如此挣钱的人，甚至连死去的人都不肯放过；想到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即使现在将他安葬在这里，九泉之下的父亲也是绝对得不到安眠的。

而且，李嘉诚也深知这两个人绝不会退钱给他，就告诉他们不要掘地了，他另找卖主。

这次买地葬父的几番周折，深深地留存在李嘉诚的记忆深处，使他不仅上了一课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真实面目的教育。而且对于即将走上社会，独自创业的李嘉诚来说，这是第一次付出沉重的代价所吸取的相当痛苦的教训，也是李嘉诚所面临在道义和金钱面前如何抉择的第一道难题。这促使李嘉诚暗下决心；

不管将来创业的道路如何险恶，不管将来生活的情形如何艰难，一定要做到在生意上不能坑害人，在生活上乐于助人。

家贫如洗的李嘉诚，从买地葬父这个事情上表现了超乎常人的美德。

这在即使是成年人，即使有较好的家境，在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打击之下，是很难做到这种理智的举动的。这件事情不仅反映了年少的李嘉诚隐忍与善良的非凡心智，而且更体现了李嘉诚小小年纪就拥有的豁达与宽容，以及遇事果断干脆不斤斤计较的大将之风，从而注定了李嘉诚必成大器的将来。

父亲的去世，犹如来自天庭的震撼，给李嘉诚带来了他年少的生命中，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惊天劈地的第二次刻骨铭心的转折，使得少年时期的李嘉诚不得不从此离开心爱的学校；不得不从此告别一个所有经历儿时的人们都怀有的纯真美梦；不得不从此带着滴血的心灵走向人间炼狱……

开始他生命的涅槃——嫩绿的生命的涅槃。

如果说，李嘉诚在经历了父亲去世和辍学而形成的生命中第二次转折之后，真正开始丧失童真，走向成熟的话，那么，相比之下，走出面线巷南徙的第一次转折给李嘉诚所带来的震动，就显得微弱多了。

举家南徙时的李嘉诚仍用不信任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暂时还没有对他形成直接地、绝对地威胁的世界。

无论怎么说，这时候的他还有童真，还有他峨冠博带的学子梦，而且他也始终处于一种半梦半醒之间，即使当时十分艰苦；即使当时有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但在当时的李嘉诚看来，倒也丰富和体验了他儿时关于战争，以及英雄人物的想象。

并且，在李嘉诚幼小的、鲜为人知的内心深处，还有相当隐蔽且从未被触动的一角——他认为这是一次带有冒险经历的寻亲行动（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他甚至还在想象着繁华的灯红酒绿的香港会怎样迎接他，而他自己又会怎样以他的学业及聪明才智在香港出人头地，一如当年在潮州（他常常天真地想），就算是李氏家庭的长子，就算有依赖他崇拜他的小弟弟李嘉昭和小鸟依人般的妹妹李素娟。但那个时候的李嘉诚仍旧是一个小小少年，毕竟他才十四岁。

然而，父亲的去世和被迫中途辍学，像一阵狂风，扑灭了李嘉诚对理想、未来所有五彩缤纷的梦幻，他曾经满腔热血希望的、向往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十四岁，多么美妙的年华。那正是人生之中最瑰丽的绿茵茵的少年时代啊！这个年龄的孩子本该是依偎在妈妈身边撒娇，央求爸爸带他去打球……而所有这些从此都不再属于李嘉诚了。

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学校，用他还很稚嫩的肩膀，毅然决然地挑起赡养慈母、抚育弟妹的重担，开始了他从此夹缝人生，茫茫人海中的苦斗……

父亲去世以后，李嘉诚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首先，他在舅父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当泡茶扫地的小学徒。钟表行业的工作是一个要

全神贯注、细心谨慎的工作，大家都在沉默地干活，因此客商来参观车间、选购产品、商务洽谈也是很轻声地进行。李嘉诚来到这里之后，学到的第一个功夫就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达公司和最后一个离开公司。

不仅如此，在端茶倒水期间，勤勉而灵巧的李嘉诚不放弃任何一个吸取新知识的机会。虽然他的勤杂工作做得很好，但是，他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逐渐掌握了钟表的装嵌、修理以及各款钟表使用的性能和特点，因此，很得身为老板的舅父庄静庵的赏识。

不久，舅父发现李嘉诚的年龄虽小，但很懂得且有耐心去招待客商，就将他调入高升街的一间钟表店当店员，以便日后有更好的发展。

这时候的李嘉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而且连初中都未曾读完），即使他在人前再勤力、再平静地干活，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活跃着十分强烈的求学渴望，他并没有因为沉重的家庭负担、辛苦的工作而放弃自己的学业，他一直在刻苦自学；并且一直在暗暗地希望，在拚命奋斗几年之后，能够挣上一笔钱，一笔维持全家的生活以及弟弟妹念书和自己踏入校门接受正规教育的学费。

这段时间，李嘉诚表现得非常隐忍和特别的冲劲，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时所说的：

“先父去世的时候，我不到十五岁，面对社会，很快就开始工作了。当时家境非常不好，读书的机会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而自己又非常想读书，所以我就白天做事，晚上用功。因为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我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双倍的事情。那时候真穷呵！穷到我只能买旧书自学。”

每当说到这个时候，六十三岁的李嘉诚就会露出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孩子气的纯真和非常甜美及自豪的微笑。

“我那时候不能说是聪明，只是有一点点小智慧。我不是买旧课本，而是买旧的教科书，然后再将辞海放在一边，这样自学起来就方便得多。学完的旧书又可以拿到旧书店去卖，再将卖旧书的钱再买回‘新’的旧教科书，于是便节省了很多钱。”他笑意融融地回味着。